



832707

史外卷五

目錄

張副總傳 附秦良玉

周忠武傳

邵郡丞傳 附何復

張光祿傳 附張羅俊等

金御史傳 附金振孫等

李總兵傳 附尤世威等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目錄

卷之五

焦中丞傳 附焦源清等

王御史傳 附王象復等

張文學傳

左中丞傳 附陳同極等

周禮部傳 附雷縝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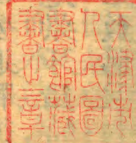
史外卷五

濡須汪有典著

張副總傳

附秦良玉

第千五所公與



公諱令、永甯宣撫司人。故蘭會奢崇明將也。天啟壬戌，奢崇明反，遣公說游擊龔萬祿降。公雅欲自拔，對萬祿慷慨陳志，願合力圖賊。會萬祿戰沒，即擒其偽丞相何若海，率衆來歸。崇明怒，殺公一家。夷先墓，詔授參將。累從大軍征討，頻有功。公忠勇善戰，年七十餘，馬上用五石弓，中必貫革。軍中號神弩將軍。爲賊所憚。崇禎中，累遷副總兵，鎮川北。七年，賊入犯，總兵張爾奇以

史外

卷之五

一

公爲先鋒，副將陳一龍、武聲華爲左右翼，拒之員山。公追至龍潭，一龍等不至，面中三矢，斬賊百餘人而還。賊犯畧陽，又擊敗之。扼保甯漢中，諸要害。秦賊不犯。十年，賊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餘州縣，總兵侯良柱陣亡。公獲免。楊嗣昌之督師也，張獻忠悉奔興安，爲公所扼，不得入漢中。乃轉寇夔州。十三年，左良玉敗張獻忠於瑪瑙山。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及之於水石壩，斬馘九百。獻忠走益溪。千江河，公與蜀將方國安追戰，復破之。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漫山谷，依阻其中。公分其軍爲五路，負勇爭利。

賊衆我寡。國安支軍後距。取僂道得脫。而公深入被圍。居絕坂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賊營。應弦以斃甚衆。而水遠士渴。圍終不解。卽襄道張克儉。犒軍入蜀。謀於秦督鄭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峭進。公方與賊鬪。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是役也。公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戰得不沒。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獻忠竄遁。興歸。賀人龍等追及之。連敗走白羊。而西與羅汝才合。勢復振。當是時也。賊勢旣窮。蹙文武將吏咸効命。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並參將劉貴。女將秦良玉。游擊楊

史外

卷之五

二

茂選等。旣屢挫賊。而宋一鶴鎮當陽。以滇兵劉元斌控荆門。以禁旅地勢相犄角。督師標兵三萬餘人。張伯鯨解餉至者八十萬。幕府如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効。又加以左良玉。銳氣方張。此數人者。一志專力。賊旦夕可破。而楊嗣昌虛恢自用。且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見賊之去而西也。則以楚地爲不足憂。卽謀以蜀困賊。凡屬撫麾下之强者。輒調之。以飭他備。蜀撫邵捷春。提弱卒一萬守重慶。恃公與秦良玉爲左右手。遣公守黃泥窪。而秦良玉守夔。蘇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行諸營。秦良玉冠帶出見。爲遜之置

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
遜之問故。秦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
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
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破。尙能救重慶之急乎。
且聞部驅賊入蜀。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
賊毋敢卽我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已而公與秦良玉果
敗。公性輕敵。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公易之。
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令用相報。矢中項。以殪。秦良玉單騎見撫
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餼其半。半餼之官足

史外

卷之五

三

破賊。捷春見嗣昌與已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誰可信。
遂謝秦良玉計不用。嗣昌卒以失事糾捷春論死。秦良玉者。石
砭宣撫使馬千乘妻。兄邦翰。皆以援遼力戰死。千乘爲部
民所訟。瘐死獄中。秦良玉代領其衆。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
兼通詞翰。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
號白桿兵。爲遠近所憚。遜之按行其營。與論兵事。誤曳其袖。良
玉引佩刀自斷之。其貞操如是。張獻忠僭號四川。良玉號叱曰。
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婦人受國恩二十年。不幸至此。
其敢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殺無赦。獻忠

鑄金印齋之易其官不爲屈賊黨無敢入其境者於是秦良王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公故會卒而自拔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愧。老不受死。觥觥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推轂授鉞。獎帥三軍者。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遺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良王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自外徼。豈不慟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

史外

卷之五

四

聖之烈矣。無良于朝。且出自外徼。豈不慟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汪有典曰。嗚呼。公故會卒而自拔於逆亂之黨。敵王所愧。老不受死。觥觥乎廉頗馬援之風哉。令推轂授鉞。獎帥三軍者。定中原何難。其必不養寇遺禍。背叛君父無疑也。秦良王勤王烈帝。旌之以詩。謂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嗚呼。國步艱難之際。至無男子區區一婦人。且出自外徼。豈不慟哉。茲文信國所云。男兒若不平強寇。死愧明溪聖七娘者乎。

周忠武傳

公諱遇吉。號萃菴。遼東錦州衛人。世襲指揮使。精悍驍勇。善騎射。在邊每戰必先。而樸質寡言笑。同官多諱之。獨以敬自持。不與狎。至言及寇禍。則鬚髯奮張。目眦盡裂。雄風猛氣。一座辟易。以勦賊功。歷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鎮守甯武。甯武與大同宣府居庸等關俱爲京師保障。皆鎮以總兵。而甯武則尤爲三關扼塞。公愛養士卒。同甘苦。由是兵甲於諸鎮。他號爲總兵者。率玩賊苟全。非所敢望也。李自成陷關中。長驅至太原。叛將陳尙志迎賊。令副將熊通說公降。公怒。立斬之。傳首京師。併

史外

卷之五

五

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日也。先是山西巡撫蔡公懋德。貽公書。約公死守甯武。以扼賊於北。已死守太原。以障賊於東。牽制賊使不得逞。以待援師。公慨然許之。列兵關城下。氣吞賊。已而太原陷。公頓足歎曰。今之北扼賊者。獨有甯武。選精兵數千。激以忠義。迎擊賊。當是時。賊至忻州。官民俱先降。遂攻代州。公時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盈萬。賊合諸路進攻。公兵少食盡。退守甯武。賊逼甯武。驅大隊轉戰。公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自成怒。圍之數重。當此之時。賊衆十萬。公所將馬步卒僅三千餘。殺賊無算。流血成渠。賊於是傳檄五日不下。且屠城。公

復用大礮擊賊萬餘人。會火藥盡而外援不至。或言賊勢立可
歛也。公曰：戰三日，殺賊且數萬。若曹向怯耶，能勝之一軍盡爲
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曹可無恙，則益奮勇殺賊數千。密
令健兵伏於巷，開門誘賊。賊入城則下，聞伏兵數起，殺賊無噍
類。賊大恨，擁兵環攻。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拔刀徒步衝突
賊中，當其鋒者皆死。因奪賊馬，復據鞍大呼，聲震屋瓦。殺數十
賊，射馬蹶，則又步戰。矢攢甲如蝟毛，賊衆刺之仆。大呼罵賊，
身中數十創，噴血高丈餘。死。夫人劉氏，蒙古人，聞變縱火焚居
舍，跨馬彎弓，率家童百人巷戰。從辰至未，殺傷千餘賊，矢絕赴
火死。無一人降者。自成檢被殺渠帥數十人，他羣賊七萬有奇。
殭屍二十餘萬，而城中兵民咸感公忠義，無大小皆不爲賊。屈
賊恨甚，遂屠之。公旣沒，賊憚公餘威，集衆計曰：甯武雖破，受創
已深。自此達京師，尙有大同、宣府、居庸諸鎮，各擁兵數萬。盡如
周將軍。詎有子遺哉。吾其回陝少休也。甫班師，而大同總兵姜
瓌、宣府總兵王通、居庸總兵白邦正、併昌平文武迎表，颺至賊
於是無復顧忌，直犯闕矣。京城旣陷之後，賊多半面與失手足
者，皆甯武所斫傷也。咸嚙指告人曰：周將軍真好漢，殺我等數
十萬人，使守將盡。周將軍吾王安得到此。

史外

卷之五

六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死難也。其說不一。或曰賊薄關時。公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退。有爲賊策者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無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遞出戰。不二日。可殲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公兵大敗。被執。磔於市。或曰。公入關。登陴堅守。有某者知勢不可爲。恐城陷。遭戮。又不欲言降。給之曰。甯武爲京師後門。一失則大事去矣。彼衆我寡。不能久持。尙有家卒驍騎百人在外。盍縋出。城將之。再背關一戰。或賊畏其英猛。退去。固未可知。公信之。甫縋下。卽大呼曰。周將軍出降。公急挽索上。遽斷索。賊爲果降也。方行招

史外

卷之五

七

撫。公力戰死。或曰。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斃其肉。或曰。自刎死。而要之以一隅有限之兵。殺賊數萬如林之衆。而將軍死。夫人死。將士死。士卒女騎死。其爲殺身成仁一也。公死。賊猶憚其威。至嚙指奪氣。則公之效命疆場者。至矣。屈大鈞弔公詩云。百戰不緣飛將失。九門何自內臣開。蓋公之生死繫神京之存亡如此。豈獨故哉。

邵郡丞傳

附何復

建泰初

何復

公諱宗元字景康號又芝碭山人崇禎末由貢生官保定府同知署府事甲申春李自成圍保定新太守何公復始至以印讓公曰吾已誓死而入勿以臨敵易主搖衆心也遂與故光祿少卿張公羅彥等糾鄉兵二千人登陴固守當是時督師李建泰抵保定與賊遇陰有異志矣而公等皆未之知賊陷京師遣偽將劉芳亮射書城上誘降建泰得之召衆傳觀其書曰亡國矣復爲誰守公勃然曰吾輩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耶建泰趣何公印迎降何公曰太守未嘗有印也卽有

史外

卷之五

八

必不爲此用問公公顧視其肘涕泣被面大呼曰曩知府來不受印宗元所以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自宗元也此時卽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劫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嗟乎宗元一江北老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主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獨不記出師時皇帝親祖正陽門以武侯晉公相期待耶顧喪心若此建泰瞠目無以對獨夜絕其私人出陰與賊約降明日城陷公挈印投城下爲羣賊所執搜得其印欲奪之公大罵固不與遂爲賊所殺猶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取以去何公立碣前自轟

死張光祿兄弟婦女數十人亦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降賊矣。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仕宦。獨尊進士。禍亦莫烈於進士。士由鄉貢起家。卽自樹立。無有推轂至公卿。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千石者。進士則進捷而退難。聲譽易起。絀誤易復。失職敗節。可歸罪爲功。其力至於顛倒一世之刑賞。是非而不以爲難。以故進士之黨益固。勢益橫。稍不入其黨。則排斥禁錮。誅寇流竄。不遺餘力。正人旣去。益靡顧忌。易心蒙面。宗社可覆。君父可忘。而進士之好官。必不可失。人謂明祚亡於闖。亡於賊。而不知實

史外

卷之五

九

數千百輩庸惡陋劣之進士。并心一力。居奇貨而趨之也。公之老貢生。與李建泰名甲科。賢不肖相去。何如一印尙惜。肯以天下予賊乎。進士之偏重流極。若此。可勝歎哉。然如何公。卒亦何嘗非進士也。何公蓋以崇禎甲戌。及第山東萊州人。字見元。云

類次編只錄文選十人衣皆灰而數奉京平其子不測

張光祿傳 附張羅俊等

公諱羅彥字仲美號二酉清苑人崇禎戊辰進士由行人歷吏部文選司郎中晉光祿寺少卿罷歸甲申三月流賊李自成破居庸將逼京師上憂之臨朝而歎大學士李建泰前曰諸臣不職以貽社稷憂臣西人知賊中事請督兵西行拒賊衝濟則祖宗之靈也否則以死報陛下叩頭泣數行下上壯之以特牲告廟授節鉞備法駕親御正陽門宴餞之所以寵遇之者甚盛已而建泰聞賊陷宣雲惶怖甫出國門卽以疾爲解不能軍陰遣左右通賊馬岱者保定總兵也介而見公曰賊分兩路來任珍

入馬岱聯終行傳

史外

卷之五

十

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閻臣督師遷延觀望我所統者僅一旅之衆賊圍之無援則立敗城陷誰爲蔽神京者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決死戰守城之事惟公任之公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子十一人率師去公剛果負氣少從父都督僉事純臣歷行間習兵事先是家居時城守事郡中輒推公主之給事中時敏奉敕過城夜半呼門不納敏劾公擅司城鑰上獨重公詔勿問聲名震天下以故岱推奉公公則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諸生羅善羅詰羅士詣郡庭與攝府象同知邵公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公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

二千人與郡人故工科都給事尹公沈故邠州知州韓公東明故平涼通判張公維綱諸生韓公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誓不與賊戴天會總監方正化舊守保定有功至是與新知府何公復先後至則益相與協力守城李建泰自聞宣雲之陷既已陰通賊而所統軍復道潰僅覩軍五百人率之抵保定保定人聞建泰之過東光而殺掠其民人也拒不納建泰因監軍御史金公毓嗣求入金公固不知建泰與賊通則率之入公解明日賊將劉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公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公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

史外

卷之五

七

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公與邵公等哭曰曩止城守今日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賊穿城濠涸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尤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其書欲開城降衆嚙齒大罵數建泰罪哭聲震天地益傳令擊賊當此之時賊見城守嚴大呼張光祿攻益力舉大礮擊城鉛子如飛蝗蔽天穿屋破壁着人卽糜爛而士卒饋食傳令者皆偃僂循牆行無懈心芳亮怒自殺其僞將數人

期必拔而建泰與賊約。項上插白旗爲號。舉火西南隅。令親丁馳殺城守人。城上亂。城遂陷。公闢門死之。而保定一城人盡殉焉。先是公大書聽事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趙氏。妾宋氏錢氏。及子晉婦師氏。入井。畢取鏡照面。寫一忠字。乃自縊。賊至亭。見公戎服斑爛。怒曰。按劍爲錯愕。狀不敢仰視。有犬守公屍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指賊愈駭。乃藉藁埋之。先是公夫人趙當城破時。語公曰。予忝受朝廷誥封。願與君同死。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

史外

卷之五

三

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復倒。投於井。旋浮水上。又不死。越兩日夜。隣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華宗尙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齧其耳。血淋漓。口吻開。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賊刺殺之。子諸生投井死。羅善於城危時。訣伯仲兩兄曰。吾家有忠臣。豈可無義士。城破。尾公後。趨井。知有婦女在。急向公下拜。歸投其室前。并死。妻高氏攜三女亦下。羅輔初欲保伯兄。潰圍圖後舉。羅俊不從。賊至。羅輔引弓射賊。賊

叙死事諸人

應弦而倒矢盡躍馬揮刀從城上馳下砍賊賊圍之裂屍死妻
白氏攜幼女二子一投井死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罵賊死羅士
妻高氏羅喆妻王氏縊死張震妻徐氏張巽妻劉氏井死羅喆
無子恐無嗣出亡郡人義之賊購之甚急卒無有應者蓋張氏
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云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召妹楊千戶
妻歸家同妻毛婦王暨女授以弓絃令自盡身仍登陴賊破被
執猶奪賊刃殺兩人剜目劓鼻以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
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韓楓同妻王氏死尹洗何復金毓嗣
邵宗元方正化等皆死之馬岱之守蠡縣也勢不支聞城陷士

史外

卷之五

七

卒皆欲散泣曰國破君亡無所歸所佩印吾不忍委溝渠中付
汝等任所置自勿弗殊賊將張洪傳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
死也釋之尋爲僧不知所終毓嗣宗元自有傳其餘殉城可指
數者則有左衛巡捕指揮文運昌同妻宋投井死舉人高溼死
水孫從範張爾暈死刃貢生郭鳴世聞城陷衣巾端坐賊入持
棒擊賊死刃諸生賀誠家人勸更衣誠曰吾乃忠臣之子今更
衣逃何以對先將軍於地下衣巾同妻女死井何一中盡焚所
讀書同妻趙暨子死井王之珽於二十三夜置酒飲妻子曰士
不可辱婦女尤甚再圖家庭之樂則在泉下矣痛飲歎獻戒骨

肉勿舍待旦城破同妻齊暨三子二女俱并死其世職指却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炤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尙忠紀動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并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尊義醫官呂國賓王鑛王之瑄殺死文學則有杜日芳王絃馮澤王亂嘉吳棫韓廷珍楊善譽何光岳韓紹淹頤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居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

史外

卷之五

五

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義民則有劉朱向不屈迎刃死田仰各與劉自重俱互殺其妻羅氏曹氏乃同縊死楊強子刃賊勢屈刎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甯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提張智劉養心朱永甯胡來獻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而婦女之殉節其縊死者則有諸生高植妻王舉人高桂妻劉錦衣衛千戶賀喆妻霍監生賈鴻妻高王允慶妻徐陳善女陳諸生賈爾梅妻孫王爾爵妻劉張弘業妻王賀良材妻曹劉兆貞妻吳吳守默妻潘張映星妻李并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綯妻張舉人張爾暈妻唐諸生陳

唐玉母張母楊妻常妹諸生金纓妻陳王傳芳妻關王延初妻
賈劉張妻王王燿妻劉阮積學妻何王繼桂妻張宋時中妻李
抱女何有本妻唐王德元妻何何光岳妻師文斗光妻李高陽
諸生馮某妻陳陳國政妻張王溶妻王楊毓奇妻賀張璞妻陳
樊崇位妻梁賀謙妻張賀諤妻劉張玉妻李阮銘妻劉黨鴻義
妻劉張琰妻裴孫誠妻許劉文耀妻劉抱孫女存姐李奇芳妻
王劉鳳柱妻張抱姪治道曹儒俊妻李張爾遜妻頤郭奇謨妻
彭石文光母施妻任石武光妻任張文燦母湯張彥政妻某張
潛愚妻王李逢陽女李王鎮邦妻楊齊宏謨妻喬齊宏勳妻王

史外

卷之五

五

安邦母張申錫妻王王惟一母倪韓有金妻王王朝卿妻朱黃
其妻張宗智妻張何光增二妹連茹二女劉世安母王卞文
明妻李梁蒞芳妻王董秀妻燕死水者王傑妻董死箭者王崇
化妻趙同二子罵賊死者師瑋妻劉以身衛夫常悅母李湯燮
元妹賊擄不從師恕妻劉阮銘玉母楊是爲甲申二月二十四
日也是日婦女殉城者最多死水有一井十餘人一濠數十人
者凡城內有水處婦女尸皆填滿姓氏皆不可問矣
汪有典曰嗚呼明之亡也殉節者衆矣而保定爲烈如公之一
門同盡尤凜凜也公兄弟六人居不析產羅俊少娶雙瞽女旣

貴顯終身不置。賸妾盡砥礪名節。如此致命遂志。不虛耳保定。
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人。賊三日舉之不能。
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豈不盛哉。

史外

卷之五

夫



盡忠戮難。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豈不盛哉。
後京師五日而亡。同時死難者數十萬萬人。賊三日舉之不能。
盡忠魂義魄不可得而詳書矣。嗚呼。豈不盛哉。

金御史傳 附金振孫等

公諱毓峒字鶴冲完縣人萬曆乙卯舉於鄉蓋二十年不第而志愈堅從子振孫豪邁負氣多才能文章精騎射與公深相得是時國家多故東林復社諸賢既廢斥不用而軍興繁費所在騷然諸將玩愒縱賊中原挺解兩人者論次當世事輒扼腕捐勸在妙與下則於是字脈自後道脾流涕嗚咽恨不得一當也崇禎七年公始成進士官中書舍人遷湖廣道監察御史則於是上疏請寬征徭誅仇將伸士氣清銓衡旬日間凡四上而四報可出按秦川賊望風遠遁留三年以代去當是時賊將牛金星顧君恩等方議欲定關中窺京

史外

卷之五

七

師而秦督孫公傅庭遭柿園挫衄之餘屯田鍊兵軍粗集期遲要者久習熟乘倣而後圖賊而廷議催戰之檄屢下公急爭之曰秦兵驕悍將跋扈倉卒出師勝負未可知禍若延秦秦亡而天下去矣疏奏不允初賊之起也剽掠無大志自汴梁既陷始欲鯨吞天下然猶重視關中不敢北也未幾秦督之兵潰而關中不守賊遂長驅西指據長安破居庸浸尋犯闕矣上念賊勢迫近而朝臣急門戶爭虛名建牙之吏不足任討賊臨朝而歎閣臣李建泰願輸家財佐軍而自以身當賊上則以建泰爲督師詔公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往扼畿南要害公冒矢

石馳守保定。保定距京三百里而近，亦畿輔重郡也。先是建泰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建泰，怒留攻三日，克之，剽掠劇於賊。至是抵保定，保定人不納建泰，仰而大詬曰：我閭閻重臣，奉命征勦，不幸譁其伍，今賊東西來，我孤軍重餉，難與迎敵。且朝廷命我便宣行事，我守保定，再議徵勤王師，天下事猶可爲也。當是時，建泰許並已陰通賊，而公固不知，則因其求入，且有賜劍也。乃謂張光祿羅彥曰：我等不可使閭閻部陷賊，開城納之，明日賊大至，公上張光祿曰：此與公廟食之地也。遂相與插血定盟，而撫守者皆曰：勉之戮力固守爲京師捍衛。睢陽之烈在此時。

史外

卷之五

六

矣。卽日散家貲犒士，分守城之西門。是時振孫亦以騎射舉於鄉矣，相見泣下。士卒見者亦泣，有以飯羹餉者，振孫厲聲曰：滅此朝食。卽挾矢登陴，連射殺賊將數十人。賊恚而圍益急。於是公夫人王攜二子屬振孫之弟肖孫曰：夫子一旦有變，我不肯爲未亡人，爾惟善護兩孤，毋絕夫子祀。又檢冠帔金飾曰：此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傾篋送公犒士卒，士卒聞者益泣下。賊圍城百計誘降，不得，偵知公與城守相顧失色曰：此固曩年按秦金御史也。從天來耶？欲引去。初公之按秦也，駐洮河西甯，問時賊兵方窺臨洮，畏公不敢進，恚曰：金毓峒不死則陞耳，何

爲久居此耶。至公去後。而衆兵始入境。上嗟嘆。悔不久任公於秦賊。既畏公。欲引去。會聞京師陷。遂留攻益力。公於是集城上。語衆曰。京師陷。正臣子盡忠報主時。待四方勤王兵報君父仇。在此上谷。一片土矣。公哭。衆亦哭。聲震原野。懸木銀牌數十於高臺。令擊者自取。於是士卒奮勇。砲矢擊傷賊無算。爭取所懸牌殆盡。又出其爵。卮鬯帶以勞師。建泰仰天歎曰。此一舉無唯類矣。夜三鼓。令中軍郭中杰。李勇。絕城至賊營。獻城。分兵開西北諸門。并各寨柵。縱黑纓白甲軍。盡殺城守人。方正之者。因奄也。總監保定當此之時。拔刀上馬。顧謂左右曰。朝廷謂我忠勇。

見外

卷之五

尤

命視師此城。吾力不能守。雖死亦負忠勇矣。且朝廷三百年天下。半壞於吾輩宦官之手。吾當以一死稍稍爲奴儕生色耳。躍馬上城。黑纓白甲軍從後斷其頭。擲城外。招賊建泰復遣使持一矢招公。公且走。且手折其矢。厲聲呵責使者。有綠衣賊尾公入三皇廟。公奮拳毆綠衣賊。仆之。遂北望叩首曰。臣不忠。今待罪泉下矣。抱監軍印趨廟前古井死。夫人蕭孫婦陳。與其祖母張。母楊。嫂常。盡拔於井。張抱孫於懷。同下。侍婢桂春四人亦從。下振孫銀鎧金鍔。仗劍立城西樓。大呼曰。我金御史姪。振孫也。城頭殺賊將者我也。揮劍殺賊數十人。力竭不屈。袁解之。肖孫

匿公兒慰孫憲孫曰我勿負王夫人言旋亦被執極刑拷掠問
公後抵死不承故二子得免城既陷建泰緋衣入座白楮前導
呵殿辟人出敕印賜劍并帑銀數冊詣芳亮納降而故御史尹
公洗分守北門芳亮執至將屈之且索金尹公植立大罵因目
建泰數之建泰笑曰汝等不信本部院言而妄聽金御史致有
今日猶不悔耶會有僧善芳亮者爲尹公求免尹公厲聲曰我
大明都給事也吾城人人皆樂死彼刑餘之夫武弁巾幗輩且
義不苟活而我獨生乎正悔多此一日不死耳賊怒縛至西郊
殺之全家自焚死而建泰隨芳亮去賊敗歸

史外

卷之五

辛

本朝爲內院學士未幾罷歸與總兵姜壤謀叛伏誅

注有典曰嗚呼明之亡內外臣之力而保定則建泰實尸之卽
靡建泰保定亦亡其速也則建泰實趣之建泰爲祭酒時談說
忠孝聲動六館請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大丈夫哉顧卒
與公異趣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人也

建泰爲祭酒時談說忠孝聲動六館請命督師意氣激昂豈不居然大丈夫哉顧卒與公異趣何耶君子是以痛惡夫聞人也

李總兵傳 附尤世威等

公諱昌齡字玉川鎮番衛人起家勲冑崇禎十二年為延綏總兵數有功以剛直罷徙居榆林十六年李自成陷西安傳檄榆林招降巡撫崔源之總兵王定懼棄城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公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公家祿副將惠公顯潘公立勲與諸將及士民集議禦賊參將劉公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尚為國守吾榆林為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甯夏固原為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秦以延綏甯夏甘肅為三邊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

物指營如畫本史記外國諸傳

英清三邊歸車榆林形勢

史外

卷之五

壤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甯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即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兵駐綏德苦遙制非便乃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榆林遂為大鎮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尚雄武而多將材有氣節視他鎮為最方諸人之議禦賊也府谷尤公世祿世威兄弟皆故總兵亦家榆林據臂前曰受國厚恩敢不執櫜鞬援桴鼓以效死王公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眾皆憤激瞋目擐甲登陴適延安人

重頭榆林

接前

歸車榆林

符君睿與賊將黃色後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賈五百金

犒師衆從城上遙語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

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耶

賊稍稍退當是時衆滿酒莫適爲主事無統紀咸推公署總兵

事公於是舉手揖衆曰事急矣諸公見推昌齡何敢讓遂憑血

誓師令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而與諸人定分地以守曰南城

樓兵備副使都任戶部郎中王家祿副將惠顯參將劉廷傑故

總兵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遊擊李英設守而故保德

州知州鍾乾健佐之曰東南城隅右營遊擊劉芳馨姬維新設

守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曰城之東南觀遠樓副將潘立勳

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設

守而某官某佐之曰東城信地樓故永平督餉戶部郎中張雲

鶚設守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曰前東門空心樓故山海

關總兵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設守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韞

佐之曰後東門樓昌齡設守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

將王永祚佐之曰北城敵樓故真安州知州彭卿設守而某官

某佐之曰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

鐵騎營參將尤岱設守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曰新添門樓

鐵騎營參將尤岱設守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曰新添門樓

史外

卷之五

三

爲榆林之人生色

爲勸○筆○以○下○又用○清○渠○在○總○領○

總○提○○可○作○東○

正申言分地以守

將城一寸本曰聚聚平淮西備

叙次人命

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設守而左營遊擊

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曰街巷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

司文經國等各督巡毋怠當是時簡卒乘繕甲仗各出私財佐

軍人人奮勇氣吞賊先是賊將至或告公曰公罷官久無軍旅

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公曰賊至而遁非勇也見難

而避非義也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以故公既總兵事

諸將咸用命無不一當百時時出兵大戰斬獲無算賊憚而辟

易然恨益次骨賊之起也多西人自謂榆中父老皆其鄉人度

不煩兵而下已而見賊守堅殺傷者衆則悉諸營兵薄城城三

更外

卷之五

三

面倚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護城墩五相爲犄角賊不敢近而東

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

賊人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侯拱極所

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

世祿與其從子尤程文自南北出戰於榆楊橋賊乃卻程文戰

死東城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賊中

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

城以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疑爲

崇禎十六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

下教十輩詩明言之與與如生。

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
圍急時令婦人運水灌城冰厚數寸賊不能攻及城陷自刎死
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為大將廷傑大罵賊怒
支解之廷傑綏德人既死父副使羹鼎聞之不哭曰吾有子矣
其從弟廷夔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
為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
曰我所以偷生者憐女耳今女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死
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宦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
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為賊脇忙中捕

史外

卷之五

十四

受偽官正為忠顯作身十分

匄受偽官顯少為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
至延綏副將城破被擒賊語之曰若固世家子而有武畧且為
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
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為撫邊守備亦
罵賊死世揚又得此佳兒益形其醜矣漸時死
檻車送至西安距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
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
諸公皆名將助我平天下取封侯可乎公等罵曰汝驛卒敢大
言侮我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使

之自戕笑前解其縛世威叱曰勿前汚將軍衣自成

斬之公等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殄此賊致有今日真死有餘恨

先是王世國傾其家貲招套人爲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

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套人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

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當是時同

死者里居則指揮崔重觀散家財聚眾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

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

之右營材官張天叙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

焚之而自縊於庭樹李耀字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字抽矢數

史外 卷之五

五

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

俱自殺而後死中軍劉光裕罵賊死指揮黃廷政與弟千戶廷

用百戶廷弼奮力殺賊同死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

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衣深衣與妻柳

氏從容自縊指揮傅佑與妻杜氏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皆

自縊里居戰死則故西安參將李淮使其妻女自縊率子拔弓

刀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

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綏德衛管屯

指揮鍾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

指揮鍾茂先

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揮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
先遂殺其妻子而自刎其他里居戰死與在官死事并廢將守
城死名已見前或不及備書者文武將吏皆致命遂志無一人
下○傳○捕○放○
降者而諸生則陳義昌沈濬沈演白拱極白含章罵賊死張連
元張連捷李可柱胡一魁李胤祥皆自縊死商人張禮亦罵賊
死而延安衛人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隣
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
姓氏可紀者則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教授徐可
徹妻潘氏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趙之珍妻馬氏吳

史外

卷之五

五

伯裕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
二女投井死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中軍劉永昌妻高
氏先永昌死崔國安妻米氏王世欽妻高氏榆林衛百戶王仲
妻高氏高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者十餘年矣
今肯見賊乎攜長婦投井死賊退殞之閱三月合葬於夫婦壙
敢棺視之香聞數里吳守中妻楊氏楊家饒於貲以寡婦督子
及孫年十五以上者皆操戈登陴躬著布韞日夜備糗糧以餉
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又○東○一城中婦女死義者數千人
井中屍滿賊屠其城遂攻陷甯夏慶陽甘肅三邊皆入於賊榆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冠禍徧天下。名都大邑。過輒屠陷。或一至。或再至。三至。計一邑死者。無慮數百萬。人然大抵逃生而猝遇。寇死。或乞殘喘於賊。而卒不免死。其卓然以忠義自命。堅確不移。自辨一死。非死。無以遂志者。十無二三焉。此二三人者。類多以門戶。衰落子孫。貧賤不能自達於通才大儒。以登諸琬琰。而又無故。知出氣力。以表彰。則日就澌滅。雖精英昭爽。飛揚懷愴於酸風苦雨之中。不自湮沒。而知而傳之者。鮮矣。至於不期死而死。與乞殘喘而卒不免死者。則徃徃雜出於求金索米之夫。

史外

卷之五

三

本朝

烈

聖特於前明忠義諸人。極爲崇獎。而珥筆諸公。亦悉心甄綜。歷百年始有成書。可云慎矣。吾廬殉難者。頗衆。而正史不概見。鄉大夫廬御史外。如程大參。胡編修。名僅附見。而錢光祿。則缺焉。未書。豈以名掛彈章。不無遺議。故慎重不以立傳。然比之匪人末路。盡愆獲蒙褒錄者。不少。知不於光祿。靳也。蓋兵燹之餘。史籍殘燬。人徃風微。無緣以聞。則雖嗜奇如子長。遊攬遍海宇。

必有缺如之憾。所云附驥尾以顯名者，固亦無幾耳。嗚呼！賢士大夫之抗節，猶尚有傳不傳之幸，不幸如此，况於匹夫編戶之氓乎？作廬州忠義諸公傳。

盧御史諱謙，字吉甫，號芳菱，廬江人也。萬曆甲辰進士，任永豐令。擢御史，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督學順天，轉江西左參政，病歸。崇禎八年，以邑紳在籍，城守死於難。廬江，廬屬邑，地彈丸，狃於承平，素無兵守。賊猝至，眾欲棄城走，公急止之，曰：「四郊皆賊，兵欲何往？且走即遇賊，遇賊必死，死無名，不如城守。城守即不幸死，為天子捍圍，死且不朽。」眾踴躍泣數行，下曰：「敬如御史旨。」

史外

卷之

无

公為人重廉隅，謹然諾，不苟訾笑。冠履飲食之節，始終相較，不失毫髮。里黨嚴重，公以故無敢違逆者。於是率士民子弟登城禦賊，罄家財犒眾，不足則典衣銷帶繼之。越數日，奸人內應，城遂陷。公馳歸朝服，坐中堂，四僕侍側。賊至，逼公降，公大罵曰：「吾朝廷大寮，肯受辱於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尚敢凌辱官長耶？殺二僕，脇公公不顧鎗中左額，不為動。右頰受一刀，血淋漓復不動。賊攢殺之，罵猶不絕。郡守童某諱其事，欲以病死聞。吾鄉少司馬吳公光義發憤具揭曰：「盧謙身殞賊鋒，謀以病代，無非以縉紳受慘，則焚屠之禍益彰。去留相形，則守土之責莫謝。不有

表揚忠魂奚慰事聞詔贈光祿寺卿

程大參諱楷字畸人合肥人萬曆己丑進士令平湖擢南禮曹
出守東昌遷滇之布政司參政之任見界石大書萬里雲南四
字念母老淒然泣下曰吾不得爲王尊矣欲投劾歸會滇寇陸
昌文等叛喟然曰王事多難吾不得爲王陽矣星馳抵任設方
畧討平之遂解組歸養壬午張獻忠寇廬州太守鄭公履祥知
公饒方畧以城守屬公公毅然曰吾事也率衆堵禦甚力賊屢
攻不能克解圍去是時寇盜蜂起中原大亂戶口八九流亡天
子猶勤文事督學使者四出校士冀得人而廬當賊圍旣解之

史外

卷之五

三

後督學御史適校士至郡獻忠訶知之則令賊數百人僞挾書
囊筆襲儒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以應四面
環攻城遂陷道臣蔡如蘅合肥令湯登貴督學徐之坦龜城遁
鄭公死之公奮勇巷戰賊衆大至遂遇害夫人高氏聞變自縊
死史公可法疏聞贈光祿卿

胡編修諱守恆字見可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授湖州
司理舉廉吏第一召試平臺改翰林編修晉東官講官乞歸養
壬午張獻忠寇舒城時縣缺守令公與參將孔庭訓同飭脩庭
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賊以衝柵穴城城寧數

處公督守堙者塞之。率衆死守。凡七閱月。賊晝夜圍攻。射書城上。約降。公焚諸堞。復射書。購長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割鬚易服。疾入都。當可免。公曰。我去。顧令舒子弟獨死耶。義不忍毀形以偷生。吾不爲守。益力已而城破。賊執公。好語之曰。汝守土官耶。無自苦。公曰。普天皆王土。人人當守。何論官耶。大罵不屈。賊以刀刺兩膝。攢刺之。洞胸死。史公疏聞。贈詹事府少詹事。諡文節。

錢光祿諱策。字國獻。號靖甫。無爲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南刑部主事。性亢直。遇事風發。不避權貴。東甯侯焦某子毆殺奔客李

史外

卷之五

三

秋。反誣以盜。諸司畏勢不敢問。公按其獄。竟置東甯子於法。聲震南中。嗣任職方郎中。值柄淮漕者汰而墨。藉除闕小功。廣通環鎮。結朝譽。公昌言糾之。並二給舍兩曹郎之附麗者。其黨擠公。出守貴陽。而副總陳某怙兵爲亂。公裁以法。收其黨不少貸。不悛。則抗疏劾之。語連撫軍。公聽調回籍。副總竟論如律。回籍十餘年。以勲卿召議紅丸。復忤要人。出南阿。晉光祿寺少卿。復糾寺屬之擅離職守者。侃侃獄獄。無所阿徇。以浙撫推奸樞。素不樂。公多方阻抑。遂謝政歸。壬午寇犯無爲。公出方畧禦之。賊少卻。已而夜襲城。城破。公列炬朝服。南面坐。開重門待賊。賊至

欲降公。公張目叱之曰：「若曹皆朝廷赤子，悖亂如是，乃欲降光祿耶？今日有死，光祿無降光祿，吾勢孤力弱，不能斷汝曹頭。負明天子聽汝曹斷吾頭，可耳。」賊遂縛執之。至金牛鎮，百計欲降公，罵益厲。賊遂支解之。史公聞而歎曰：「嗟乎！光祿不但生，非所願。愧彼偷生，亦且死，得分明死，非徒死。」疏奏，詔贈大理寺卿。嗚呼！壬午之寇難也，賊陷龍舒，暨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是時史公適撫安廬，聞變爲文以祭死事諸公曰：「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恆、南京光祿寺卿靖甫錢君策雲、南布政司參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

史外

卷之五

三

手衛總司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耆民劉鉉等，其文曰：「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纛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鼻纓綬，若平日苛政如虎，不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視民城如敝屣，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正冠危坐，誓死不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慟哉！號爲鄉紳者，平日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談說忠孝，一旦臨難，乃束身就縛，長跪乞哀，倖全其就木之餘生。」

爲節義名卿之辱而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
之子矜饑窮之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
自解也爲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
踈防太史胡君勲卿錢君大參程君總旗趙君等或以爲激變
或以爲死過予爲之辨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意諸
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善民劉鉉等死不一人死不
一地卽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姓名要皆攫白刃而不悔甯玉
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地間究與草木同腐者何啻霄
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憾乎嗚呼同時之殉難者
可崖畧舉也

史外

卷之五

三五

程胡錢三公而外尙有若而人今皆不可考矣而其見於志乘
者若趙之璞金玉度喬允遷張國正江源洞黃衷赤劉鉉等尙
可崖畧舉也

趙公之璞字連城合肥人廬州衛指揮同知分守小東門五月
七日城潰與賊遇四牌樓戰死

金公玉度字冲若合肥人崇正甲戌武進士體貌雍雍不類武
人守崇明回里寇至協守時雍門率家僮數十人巷戰力屈死
之

喬公允遷廬州六安人世職本衛壬午聞變將出拒賊家人諫

阻叱曰。兒女子何知。我家世武功。豈憚小醜。領步校趨便儲門。擊殺數賊。遂遇害。

張公。因正廬州六安人。本衛千戶。壬午五月。賊襲城。與戰。中流矢。益奮復前。死。長子斯美從死。

汪公。源。廬州六安人。諸生。好談兵。州守偉其才。史公按亦偉之。瑄。瑄被擒。所識偽將單世勲。勸其降。餽以溫語。不爲動。披髮塗垢。穢罵不絕聲。賊劊其目。截其舌。血噴賊死。

黃公。衷。赤郡志作中理。霍山人。諸生。奮勇殺賊。刀缺復前。遇伏死。

史外

卷之五

三四

劉公鉉。郡志作絃。廬州六安人。弱冠能文。美丰姿。城陷。結束鮮整。挽強刀。挾霜刃。獨出轉戰。賊從旁劈其首。幾裂。仍自解尺帛束之。躍起。砍數賊。跌坐石上。死。次日。家人覓得之。左右手握兩刀。如植鐵。其父呼曰。兒賊去矣。父在此。乃脫手。仆。按史公文謂鉉。耆民。則髦老矣。尙有父耶。豈別有一劉鉉。而公固絃耶。嗚呼。趙公之璞等。幸賴史公以傳。而公則所謂匹夫編戶之氓。亦得託於琬琰。固可以無憾。而趙公興基。鄭公元壽。其里居本末。不可考。獨姓字尙隱躍於楮墨間耳。然亦足矣。其他殉賊難者。尙有若朱公應珍。蔡公世和。吳公士任。趙公嗣蕃。葛公一本。路公

寬吳公之默錢公振綱楊公鴻功等不得邀史公之卹典而掛名於其間。視夫趙鄭二公尤不幸矣。烏可不亟錄歟。

朱公應珍合肥人。素行不阿。壬午城陷。罵賊死。越三日。兩子入城。至演武場。遙見一屍動搖。若招呼狀。趨視之。其父也。枕哭殮焉。

蔡公世和字強子。合肥人。諸生。鄉賢。文毅公悉之孫。罵賊死。

吳公士任字顯伯。合肥人。諸生。以忠義自誓。挺身立戰。被創死。

趙公嗣蕃字干之。合肥人。諸生。城潰。衣冠坐堂上。賊強之跪。不

屈。啗之衣馬。不受。賊怒。執至西門。縛於樹。罵不絕口。鉗其舌。以

史外

卷之五

三五

血喫之死。

葛公一本字肖華。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三。母

李氏病。刲股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己子無異。壬午。寇至

南關。以身殉焉。

路公寬字軻初。無爲人。少喜兵。謀攻擊。崇正間。寇氛肆掠。州人

羣舉公爲守城。長州守請諸憲。援把總。合統練鄉兵。壬午。春。賊

入州界。殺掠徧野。公率鄉兵數十人。出與賊遇。奮力殺賊。賊斲

衆圍之。所率鄉兵奔潰。公獨身禦敵。殺賊數人。力不能支。遂爲

賊殺。同時有王加惠者。素以武勇聞。亦被殺。

吳公之默。字師時。無爲人。少有雋才。三副鄉榜。晚領歲薦。適賊破州城。掠其家。公抗言拒之。賊不忍傷也。賊蹂躪學宮。整衣冠。趨罵之曰。賊如何敢犯聖廟。獨不畏在天之靈乎。賊怒。攢殺之。錢公振綱。號思軒。無爲人。諸生。壬午賊圍光祿門。公持鎗傷數賊。賊蜂擁至。公雖罵不絕口。而力難敵。遂遭亂刃死。

楊公鴻功。字冲若。巢縣人。諸生。乙亥賊破縣去。後入城。細訪忠孝節義。闡幽發微。錄成一書。名曰屬陬錄。懼鋒刃者。男婦凡一萬三千餘人。義婢罵賊不屈死者。皆錄之。壬午城復陷。偕兩子寓大力寺。賊執見其渠魁。公說以天道人事。聲色俱厲。將被殺。兩子爭以身代。皆遇害。時傳爲孝烈。凡此皆壬午之殉賊難者。而先是乙亥之被賊也。自盧御史而外。則又有樊公孔學。張公四哲。徐公奇。陸公合新。梅公國秀。若而人焉。

樊公孔學。合肥人。廬州衛百戶。乙亥賊圍城。公領衆出門奮擊。衆潰被執。遙語城上曰。賊虜堯皆紙不足懼。但慎防禦可也。賊怒。磔其屍。

張公四哲。合肥人。乙亥率弟四美。四奇。戰城下不勝。謂兩弟曰。郡城來日必陷。與其被戮辱死。不如舉家清白死。遂偕弟及妻女等十五人。盡投於井。

史外

卷之五

三十六

徐公奇字長卿。巢縣人。諸生。乙亥城破。謂妻曰。我家世清白。不可辱汝等。當自裁。親視其妻及女。就縊。妹歸甯。亦自刎。然後從容畢命。

陸公合新字涵臺。巢縣舉人。乙亥賊陷。巢衣冠端坐。賊脇之使跪。公曰。我三十年孝廉。肯爲鼠輩屈膝耶。拔劍斬賊。被殺。事聞。奉勅建坊。而同時趙公弘璧字元白。張公愈奇字孟庸。葛公遇明字澹如。張公拱祿字綏之。嚴公成惠字濟之。張公弓字天猶。王公善慶字爾餘。皆巢縣諸生。又彭公張齡字修祺。俱於城陷日罵賊死。

史外

卷之五

三七

梅公國秀。廬州六安人。諸生。乙亥賊至。被獲。逼之降。叱曰。我諸生識義。豈從賊乎。賊怒。刃之。至死。呼大明太祖高皇帝不絕口。自乙亥以還。丙子丁丑辛巳庚辰。迄於甲申。廬屬靡歲不被賊。慷慨殉難者。不可勝數。而傳者蓋寡。當由戶亡種絕。親知故舊。亦復俱盡。無有稱道之者。故郡志不得而詳焉。是可悲也矣。其幸可知者。吾得七人。於丙子丁丑。曰李公逢期。李公逢亨。李公天秀。於庚辰。曰宋公禎武。曰彭公之年。辛巳。曰沈公志傑。其死難時日不可考者。一人。曰田公呈芳。

李公逢期。舒城人。兄逢亨。子天秀。皆以氣勇聞。李自成。張獻忠。

之蹂躪中原也。其在江北安廬者，以英霍爲窟穴，而舒當孔道，數被兵。崇正乙亥正月，賊渡河而南，由固始薄霍，工焚壽州，屠潁州，遂趨鳳陽，犯皇陵，燒享殿，而並及於廬州。郡守吳公太樸，堅守城，不得下去，而攻巢縣，無爲。舒城、廬江皆破之。其攻舒城也，縣令章公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塹其溝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而參將張公一龍勝之於啞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動。副將孫應元勝之於烏沙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斬賊五百七十二級。公與逢亨、天秀率鄉勇駐天馬山，過賊，賊憚之不敢犯，去圍桐城。走

史外

卷之五

三

湖湘是爲丙子十月某日也。明年春，賊復大至，蔓延山谷，間公與賊遇，大戰，殺數十人，賊懼而奔。賊旣憚公，則相戒以爲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合兵反鬪，圍之數重，公刀不支，被執，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殺之。逢亨聞公被執，曰：吾弟也，何忍獨生！旦日率天秀及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公公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殺數賊，皆自刎而死。

宋公禎，武廬州英山縣人。庚辰，率衆襲賊營，慘死。當事嘉其義，俾公子宏志入學。

沈公志傑，無爲人，武生。辛巳，流賊犯境，率子可則、姪可仕及鄉

兵六十餘人乘夜砍賊營。父子叔姪俱罹難。

彭公之年。廬州霍山縣人。歲貢。賊攻霍。倡義蠲資助兵食。每歲終。代完窮民逋賦。後城陷。死之。

田公呈芳。廬州六安人。聞警。約村人。挈家以避。俄賊騎驟至。圍數里。見一女端好。欲掠之。公大言。此吾女也。敢妄覷乎。翻手刺女死。呼衆急走。留一身與賊鬪。賊亦驚亂。居人四奔。竟死鋒鏑。然不知何年月矣。廬御史程大參。胡編修錢光祿。皆以宦歸。城守殉難。若曹縣令之死。鄖西張縣令之死。威遠馬副將之死。揚州徐縣丞之死。滋陽黃守備之死。湖東雖未與桑梓共存亡。然

史外

卷之五

三九

皆廬人。皆以官守死。王事所由。與廬御史四公先後比烈也。因並次焉。

曹縣令諱同申。字幼伯。巢縣人。任湖廣鄖西知縣。鄖經殘破。又安插降寇。老當當署事者。僅於江干栖泊。公集流移。修城垣。爲固守計。忽張獻忠約降寇。爲內應。倉卒被執。公護印不與。死之。當事疏請。照郝景春例優恤。

張縣令諱宏任。字曾士。廬江人。崇禎舉人。授四川威遠縣。甫抵任。而賊猝至。時城守無具。令長子振祚突圍求救。親率士民登陣固守。誓以死殉。賊百計攻城。公堵禦甚力。久之。援絕餽空。賊

乘間入被執。誘以官。公曰：我爲國守土牧民，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肯從賊耶？賊怒殺之。振祚馳見制府，泣陳危殆狀甚悉，不應。振祚憤甚，瞋目詬責之曰：若欲爲賀蘭進明耶？唾其面。急躍馬還。見父遇害，持刀擊賊，不勝死。時公妻朱氏，幼子振祺、振祥俱隨任。而振祺以試事歸，後蜀中道梗，音問遂絕。歷十餘年，振祺辭叩隨，就道曰：不見吾親，誓不返。攜一僕間關至保甯，僕旋失孤踪。予久之知父與兄俱死節，而母弟妻子未審存亡。道遇川省藩司，亦江南人，告以故，司憫之，薦於撫軍，俾署梓潼，令亂定解任。由嘉定至峨嵋，見開墾籍中有宦籍張振祥名，乃其弟也。訪得之，於是母弟妻子始相聚，同歸故里焉。時以比朱壽昌云。

史外

卷之五

罕

馬副將諱應奎，字守卿，廬江人，以武職從史公征戰有功。屢陞南京大教場坐營參將，加副將。乙酉，與史公同守揚州，知勢不支，預作家書，訣父母妻子，謂真我何曾死，假我何曾生，不愧鬚眉。四十年，庶以潔吾身，城破死之。

徐縣丞諱日章，無爲人，選貢生，任山東滋陽縣丞，署縣事，崇禎十四年，城破死之。

黃守備諱克嘉，合肥人，武榜，任湖東守備，山賊聚長塘，公兩次

討平之。福建閩羅宋三家賊。烏合萬衆。憲檄廣建諸營合勦。公臨陣先登。馬蹶遇害。將死。掀髯語賊曰。無令血染我鬚。時甲申七月十九日也。先是三月十九日之變。有宜死而不死者。有不必死而決於死者。宜死而不死者。吾未之深言也。不必死而決於死。則有如高公翰。冲。張公弘化。楊公維嶽。固宜。亟書也。高公翰。冲。字雲翔。合肥人。文行素優。肄業蜀山僧舍。以古人自命。甲申聞變。涕泣屢月。投繯死。

張公宏化。字駢公。合肥人。諸生。聞變。步入文廟。哭拜先聖。焚其巾衫。語家人曰。死期至矣。整冠別父而死。

史外

卷之五

四

楊公維嶽。字五龔。一字伯峻。巢縣人。貢生。性迂謹。好讀書。至忠孝大節。往往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徒步詣軍門。往謁。口畫兵事。史公大奇之。居無何。寇益急。史公拜南兵部尙書。傳檄天下。捐資勤王。公卽毀家以應。已而烈帝凶問至。北向號慟。屢晝夜廢寢食。福王南渡。條列時務十三事。上之。未幾。大兵破揚州。史公死。難。而南京亦潰。公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祭。而哭於庭。家人進粥食。麾之去。素喜飲。至是亦弗御。曰。踐土而思禹功。食粟而思積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

焦中丞傳 附焦源清等

公諱源溥字逢源又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知沙河濬二縣擢四川道御史以艱歸天啟四年起江西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公抗疏曰人情意見或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爲神宗之元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和爲光宗之后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辯而明也鄭貴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挺擊始發禁門喋血之禍迫在呼吸尙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史外

卷之五

聖

神祖封后之命請封未遂而冶容並進矣張差之挺不中則投以女優之惑崔文昇之樂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乎今卽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之愛自當特加優原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阻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欲爲選侍乞隣曲宥前辜量加恩禮而移官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

忘母乎。且崔文昇、李可灼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克暨漏網之門。刑部尙書黃克纘不得逃其罪也。疏奏報聞而已。尋巡按眞保、例遷潁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潁州，遂移疾歸。崇禎二年，閹黨旣誅，起山西河東道武甯參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是時，餉缺兵單，邊事日急，屢值歲饑，民無糠粃，至淘馬通以食。公上蠲賑增兵調餉六事，俱不應。乃自劾去。十六年冬，李自成陷西安，公被執，賊以總督脅降，不屈。則勒輸金，公直視大罵曰：「瞎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無多言。鬚髮上指，目皆盡裂，罵不絕聲。賊怒，拔

史外

卷之五

四

其吾支解之時年六十三。從兄中丞源清亦死。同時殉難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等共二十有四人。

汪有典曰：嗚呼！挺擊之事，神宗不欲竟其獄，意可知。已青宮元子禍切剝膚，亦不能不委曲調護，而外廷又烏能奪之神宗旣已橫稜區區，熹宗昏童抑又何能正之。至於紅丸事關君父，卽可灼非從哲使，乃藥誤而帝崩，不加究譴，從而賞焉，究屬何心。卽帝命正終倉卒之際，何暇覃恩及於御醫。况光宗以乙亥朔日崩，從哲卽於是日票旨賞可灼銀幣，是時乾清未淨，大行未殮，宸位未定，哀詔未頒，旨從何來，賞憑何發。選侍據宮中外，洵

洵從哲首輔。並無一言爲助。顧汲汲于一御醫之可灼。卽可灼。有勲王室。此亦非旌功之時。斷斯獄也。從哲卽不與乎弑君而忘死。欺生黨惡逸賊。徇私賞奸罪。浮趙盾。固南史之所不宥也。夫豈但爲法受惡已乎。然而熹宗屈於衆正。則可灼成。惑於羣小。則可灼免。顛倒隨人。無異傀儡。非所謂絕無心肝者乎。選侍毆崩聖母。威挾皇躬。廷諭煌煌。疇不聞知。呂后危漢。光武中興。越百餘年。尙告祠高廟。罷其配食。先儒謂武氏亂唐。中宗反正之後。大臣宜聲罪廢黜。中宗不得而與。況於選侍妃妾。何難以義斷恩。豈有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之嫌。乃繼春揭出。廷臣緘口。

史外

卷之五

四五

而熹宗於繼春。旋斥旋用。又何怪選侍之曲爲包容。夫獨不念。毆崩聖母之語。出於誰氏之口。而忘之乎。然而熹宗憤憤。正如狂易之人。時露清明。旋復沉痾。此霍維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羣小猖披。禍延宗社也。

王御史傳附王象復等

公諱與亂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崇禎元年進士由廣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總兵鄧玘殺良冒功抗疏欲斬之忤閣臣意謫江西按察司知事以歸遂不復出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公聞變自作墓銘辭父布政公從先帝殉社稷卽握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被救不死偕妻干氏共縊於室又繫絕不死家人遂共守之俟守者稍懈乃縊死子士和字允協諸生公求死時或諷士和乘間譬解士和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爲賦絕命詞亦從死其辭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

史外

卷之五

單六

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仕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先是崇禎中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風虞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守城陷父子皆被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公之弟與朋從弟與攻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與攻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士熊字渭濱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

激及警至簡家丁登埤禦守并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
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當五年城破時守
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斫之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
子也免之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與慧廬與慧伏柩哭其黨
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旣退與慧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歛
之於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汪有典曰嗚呼天之愛才也尤愛忠孝往往不輕以畀人故李
陵隕其家聲郗超削其父淚王氏一門何才且賢者纍纍也豈
天於王氏特私歟或謂王氏家法素謹故踐形者多肖非所降
史外

卷之五

七

有殊爾也然則善承天者尤在父兄之教哉

公諱秉純字不二號石門舍山縣諸生崇禎甲申烈帝殉社稷
公錄遺詔置懷袖日夕讀讀已輒哭即祈死踰年葬母訖曰吾
可以死矣遂絕粒餓旬日不死謂友人晏秋潭曰宋亡謝疊
山不即死者有老母在也秋潭曰勉之我行從子矣寫小像署
忠孝節義數字繫以贊待死餓又二日友諸礎玉曰北邙草深
山西雲濕獨且奈何公曰千年一別子為我飲強礎玉醉而已
談笑佐醕則益餓餓又數日嘔血數升已而便溺皆血卒不死
積三十七日具衣冠沐浴北向叩頭大呼曰臣秉純今夜得從

史外

卷之五

四

大行皇帝死矣顧卒不死友陸令泰譬之曰秀才死誰知者公
笑曰人知則死人不知則不死古人必欲人知孝始為孝子人
知忠始為忠臣即讀書種子絕矣蓋積餓至四十日然終不死
姻婭為具生祭公弗許固以請側立挺挺奠者舉酒三獻且獻
且哭公揮手斬之曰止止無庸妻劉子湘等祭則端坐受拜拜
已大笑強起賦詩賦已問湘佳否湘固善詩即應曰佳公曰我
不能苦思擇易韻來當再賦之湘拈韻針帳頂仰對吟哦謂湘
曰我大明士今號西山餓夫含笑入地矣詰朝我當去逾曉呼
諸子曰忠孝節義爾輩慎守之勿失即我目瞑當此之時公餓

極矣

五十有一日矣復其衣冠沐浴癯骨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

而後死妻劉亦絕粒餓十有六日扶至公柩前拜伏痛哭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甚矣夫死重於生乃至是乎夫人寒疾不汗勢

回必死迫於水火盜賊勢亦必死然往往自偷其生終亦不能

免死豈其處死實難哉患生於多欲而是非之辨不明也故曰

孟賁之狐疑不如痛夫之必至也烈帝之變與公同約殉節者

蓋亦有人已而中道回車翹首新命西山薇蕨已精光一陣夷

齊下首陽當時所為齒冷也公獨甘飴於絕粒取適於捐生歷

五十餘日不少變易精金百鍊益勁長河萬折必東非與何其

烈也張獻忠據蜀設科取士諸生蓋至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已

而盡殺之西門外青羊宮棄筆硯如土壠獻忠固竄兇而諸生

之為所殺者夫豈辜哉司馬遷謂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

者難予則謂處死非難知死為難耳悲夫

史外

卷之五

公諱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韓城令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服闋考選吏科給事中崇禎十三年風霾亢旱詔求直言公上言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李自成陷京師烈帝殉社稷福王南渡公與都御史巡撫應天當是時

本

朝定鼎燕都大學士高宏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公慨然請行加兵部右侍郎與左都督陳宏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偕往命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公言臣此行致祭先帝梓宮

史外

卷之五

五十

訪求東宮二王踪跡。誼不敢辭。但既克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請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前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共事。乞停其行。皆不許。公又言。臣此行生死未知。敢効一詞。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警恥爲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民。則思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土馬爲事。勿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趨其言。而馬阮諸奸。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讐。漫不以國事爲意。十月入都。館瀋。

臚寺不得赴梓宮。卽於館所陳太牢，遙祭帝后。攝政王召見公。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王以五罪數公，公抗辭不爲屈。遂遣還。甫出京，而宏範密奏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留公勿遣，乃自滄洲追還，改館太醫院。公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郎，至是來勸降。公叱曰：汝非我弟，驅之出。題絕命詞死焉。兵部主事陳同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位、劉統五人皆從死。公赴義時，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市爲之罷。諸生曹某素不識公，死力營斂，公扶輓歸。後宏範奉太后並執潞王以杭州降，公母徐甯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

史外

卷之五

五

懋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嘆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偷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慨然通好也，禍福生死固已度外置之。其貽書姜給諫，堞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蓋公旣能知死，又能處死，固與信國文公爭烈矣。乃信國有弟璧，公有弟泰，南枝向煖，北枝寒，諒亦各從其志矣。史公可法弟可程，崇禎十

六年進士官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史公請置之法。王以史公故。令養母。同氣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史外

卷之五

五



王以史公故。令養母。同氣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周禮部傳 附雷續祚

公諱鑣字仲駟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世父尙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並麗逆案公深痛之通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小不合又數忤議政意遂罷歸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公實爲盟主大鍼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用一二人闖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鍼爲快大鍼聞則嚙齧槌床大恨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

史外

卷之五

五三

口諸名士且疑大鍼爲內應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鍼內啣且懼獨身跳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愈廣大鍼之容語大鍼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鑣於是大鍼怨公及諸名士次骨思一旦得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公續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迎立疏藩而士英特以邊才援起大鍼欲次第翻逆案修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謂必殺馬阮忌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

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疎藩之名則殺仲馭爲無名於是士英首劾從賊者而以公爲周鍾兄法當從坐所謂迎立疎藩者南都議立君滯王有賢譽諸大臣意多主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王失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敵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衆正不合周鍾字介生癸未進士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國變降賊草僞詔醜詆先帝天下恨之司寇高公偉擒至開新竹篋對衆杖之數十斬於市士英既劾公大鉞又自爲疏購無賴子士之而一時附奸諸人先後論

史外

卷之五

五四

劾以驗成其罪與雷公績祚同繫刑部獄從吏訊而捕囚諸名士校尉分出踉蹌奔竄善類爲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累官山東兵備僉事十六年疏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兵巡撫必先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上始疑延儒放歸復徵聽勘而賜之死以此爲衆正所歸旣與公同繫御史王懷阿大鉞意上疏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曰王懷能斷我首耶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鉞構陷鍾績祚士英大鉞益怒謂鍾績祚實召良玉兵趣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又互書先

帝遺臣四字於腹。遂雉經死。遺命勿葬。倣伍子胥抉目遺意。置棺於花臺。未浹月而留都守矣。方大鉞之既起也。欲盡殺東

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錄。蝻蝻錄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

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

思盡阱之。以空天下會。大兵至。而其禍始解。大鉞已先。士英

納款從。大軍取閩。將踰仙霞嶺。得微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

公老矣。得無苦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

可乎。大鉞覲然變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

七閩。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嘆曰。此必東林復社來

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也。明

日全軍踰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若飛。持鞭指乘馬者而詬曰。

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秃翁。顧盼矍鑠。軍中頗壯之。行至五

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其家人隨後至。見之。

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竄。徧覓無棺。越數日。乃昇

木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虫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或云過嶺。自

晝見雷公索命。頰首曰。介公饒我。遂墜馬死。或云大兵擠之。

墮巖死。仍戮其屍。先是崇禎十六年。大鉞竄伏金陵。左良玉兵

南下。大鉞颺言歸德侯方域爲內應。方域亦復社中人。大鉞所

史外 卷之五 五五

切齒者也。以書抵大鉞曰：僕竊聞君子處已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傾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待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塗，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昂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僅見方公，而其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

史外

卷之五

五六

從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喜而爲僕貰酒，奏妓，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句不倦。僕初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詬，願更以道之。君之女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庾稍滿乎。僕歛容謝之曰：光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

曰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已。僕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與有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熊尚書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有焉。此必曰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竊怪執事常願

史外

卷之五

五七

下交天下士。而展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且必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已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

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越明年。大鉞果得志。放手殺人。方域幾中。大鉞旣死。蕪湖沈士柱亦罹黨禍者。爲文祭之曰。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已。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爲知已哉。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知操杞之妬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掇科。歷

史外

卷之五

五

登華廡。中常侍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焰薰灼。嗣胤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啣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攬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碓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闕公封事。入贊道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讐。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或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怨視仇與衆相忘久矣。惟毅然不搖於羣論。獨公十七年林壑。

養其鱗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譚皆指目正人。予謂不然。弘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甯使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鳩茲。復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誣走錢塘。無論公自比宰誣。作讖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禡後世公等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予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與

史外

卷之五

五九

鈎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甯。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充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卽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後殞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虫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厨及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諫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

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慙。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密。謀。策。如。置。弈。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負。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尙。歡。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天。奪。其。魄。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

史外

卷之五

卒

棺。以。歛。公。之。智。能。保。首。傾。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以。知。公。之。意。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議。公。險。者。予。爲。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畜。以。排。優。謂。公。以。人。國。饒。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嘗。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隔。縣。諸。生。旣。無。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譏。評。濫。施。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後。同。座。稱。觴。有。宵。人。者。以。闈。義。質。公。牙。君。見。其。評。閱。會。

當座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於某某謁公門牆。借君爲贊。公於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爲公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爲給諫。侍御兩榜。一令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奄私人。侍御公絕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子卽小過。微文刺譏。又出人轉送粉飾。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昔秦檜之於胡安國。始未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胡寅。胡宏。或和議不合。或答書甚嚴。檜心雖恨之。而未至於殺也。然公雖欲殺子。子卽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竊附古人矣。憶黨禍初發。公會庭語坐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叛之。是悔罪無暇好修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惟二沈。崛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予也。夫崛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不可不謂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予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

史外

卷之五

十一

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免尙得脫。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罪罟哉。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而實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離瑣尾。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典曰。嗚呼。陰疑於陽。必戰。蓋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甥。周銓。公兄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煽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舉人某。侍公最久。蒙薦拔最深。以北部磨勘。謂不

史外

卷之五

空

爲之地。呈身要人。持疏桐喝。多方畢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絃爲朱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韓侂胄。論朱子爲僞學。徽宗陷虜。子檣。誣其謀反於虜王。梟鏡如此。况彼鬼蜮。乾坤崩塌。職是之由。予愛侯沈兩公文。不惡而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人者。笑罵雖復。由人好官。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矣。來者鑒諸。

